



妩冰
著

一念心安

yi
nian
xin
an

十六岁喜欢的那个人，你为他做过什么？
我们这一生，总有一场迷恋大过于自尊的爱情。



妖冰
著

yi
nian
xin
an

一念心安

河北出版传媒集团

花山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一念心安/妩冰著. —石家庄:花山文艺出版社,

2015.10

ISBN 978-7-5511-2512-3

I. ①—… II. ①妩… III. ①言情小说—中国—
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5)第228731号

书 名: 一念心安

著 者: 妩 冰

责任编辑: 李 爽 刘燕军

责任校对: 杨丽英

装帧设计: 苏 涛 黄巧玲

出版发行: 花山文艺出版社 (邮政编码: 050061)

(河北省石家庄市友谊北大街330号)

销售热线: 0311-88643221/29/35/26

传 真: 0311-88643225

印 刷: 三河市龙大印装有限公司

经 销: 新华书店

开 本: 880×1230 1/32

印 张: 10

字 数: 310千字

版 次: 2016年2月第1版

2016年2月第1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5511-2512-3

定 价: 32.00元

如有印刷、装订质量问题, 请致电010-85866447 (免费更换, 邮寄到付)
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Contents

目录

001 / Chapter 1

地动山摇，兵荒马乱，你突然出现。

027 / Chapter 2

鱼梦想深游海底，女生都想要变成公主，我只想就这样，一辈子安生。

053 / Chapter 3

我喜欢你吗？或许是喜欢。你喜欢我吗？答案一定是否定的。

082 / Chapter 4

发烧39℃，你留下一瓶感冒冲剂，我竟然舍不得喝。我喜欢的是你不喜欢我。

108 / Chapter 5

猫啃起了骨头，狗喜欢上海鱼的香气，我开始对你感兴趣。

138 / Chapter 6

狂风骤雨后看见彩虹，走投无路时盼到救兵。谢谢你，给我一场好梦。

161 / **Chapter 7**

榴莲的皮裹着柚子的心，香蕉的外表下是黄瓜的尖刺。
亲密拥腰我们微笑，却各藏着明亮的匕首。

192 / **Chapter 8**

世界上最动听的情话，不是我爱你，也不是在一起，
而是明知道这是犯贱，却还不愿放手。

225 / **Chapter 9**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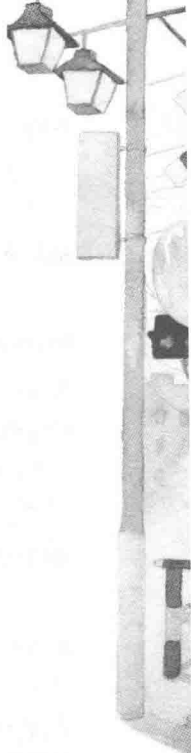
不经生死，不知至爱。

258 / **Chapter 10**

天很蓝，水很清，饭很好吃……总之，所有都很重要。
唯独你，再无关我痛痒。

286 / **Chapter 11**

水煮鱼和辣椒，Wifi和手机，我和你。



Chapter 1

地动山摇，兵荒马乱，
你突然出现。

—

差不多七八岁的时候，那时候她还叫林安生，还住在那个破败的学校家属院。家属院看门的老太太因为股骨头坏死走路一拐一拐地不灵便，但说话却特利索，最喜欢说的一句话就是：“人啊，可能有享不了的福，但没有受不了的罪。”

那时候她还小，怎么也想不明白，享福多好啊，怎么还会有享不了的福呢。可现在想起来，不信老人言吃亏在眼前的话不是没道理的。因为老太太那句话简直就是她这半辈子最精准的总结，或者说又更像是预言，连她下半辈子的轨迹都给勾勒好了。

外面天有些阴。到了下班时间，大家像是被弹弓惊起的鸟，也就半分钟就跑没了影。对面桌子的小邓收起包也要走，安生看了他一眼：“拿伞了吗？”

“天气预报说没有雨的。这三天都是晴天。”小邓拍拍包，非常感谢这个平日里太过安静的姐姐的好意，“只是天有些阴了。”

“你还是带着吧。”安生笑道，“我感觉不出三个小时，必然

有雨。”

小邓又当她是开玩笑：“这老天爷还给你打电话了？”

“没给我打电话，但给我提前发预警了。”安生指了指自己的膝盖，神秘兮兮地说，“你最好信我的话。”

这儿又痛了。久病成医，按照痛的等级，安生给自己划分了五个层次：微痛、痛、很痛、非常痛、受不了的痛。微痛的时候顶多空气湿度有些大；很痛就是六个小时内必然有雨了。那么就以她现在这个痛的程度，已经暗暗用了整整一包手帕纸擦汗——可见，三个小时内下雨都是轻的，一个小时内估计大雨就瓢泼了。

小邓半信半疑，但还是拿着伞走了。安生撑着桌子让自己起来，刚想去饮水机那儿弄杯水吞下止痛药，谁知小邓又回来了：“安姐。”

她撑着桌子的手立即缩回，后背不动声色地贴向身后偌大的文件柜当做倚靠，神态轻松一派悠闲的样子：“忘带东西了？”

“安姐……你是不是不太好？脸色很差，”小邓关心地指指她的脸，“没事吧？”

“能有什么事？”安生下意识地摸自己的脸，笑笑说，“我也正打算回家呢。”

其实不用小邓说，她也知道自己现在脸色肯定不好。她皮肤偏白，以前就有人说，人家肚子痛腿痛顶多脸红淌点汗。可到了她这便是脸色灰白，单这脸看起来就像是得了绝症。安生收拾着包，顺便瞅了瞅旁边同事桌上的圆镜子，昨天因为熬夜眼底还发青，眼球整个还布满着血丝，再加上这张惨白的脸，整个一大白天跑出来游荡的女鬼。

“按道理我们老坐着，职业病会是腰椎、颈椎的啊。您那么年轻怎么会……啊，我是说安姐，你要是……”

一个大男人现在居然还吞吞吐吐，安生“扑哧”一下笑了：“没大事。”她顿了顿，低下头收拾东西，“我出过车祸，伤了骨头。”

“车祸？严重吗？”小邓趴过来问，“什么时候？”

她眯起眼睛，仿佛真的在认真回想：“还算是挺严重的吧。”

“这是止痛药吧？就算是再严重也不能拿止痛药当饭吃！”小邓一把夺过药瓶，“止痛药会有依赖性的！以后很难戒掉！”

安生突然呆住，整个人像是被定住某个穴位一般，目光涣散，失神地看着前面。

“安姐？安姐？”直到小邓拿手不停地在她面前挥，她这才回过神，只见小邓瞪大眼，“安姐，你不要不相信我。我妈是医生，她说了，越灵敏的止痛药成分越不好，越容易让人有依赖性。”

“我不是不相信你。”安生扯唇，“我只是突然想起来，很久很久以前，似乎有个人对我说过同样的话。”

“对啊对啊。那安姐……”

“你看，”安生指着窗外，“雨已经开始下了。”

何止是开始下，简直就是彻彻底底的倾盆大雨。他们窗外有个铁制的遮阳棚，每逢下雨便像是加了特效，小雨砸在上面都会有“疑是银河落九天”的轰动效果。

“安姐，看你这样子，当时车祸真的特严重吗？还是就……”

安生心底哀叹一声。现在90后是不是都这样？完全没有眼力，但还同时具备打破沙锅问到底的精神。她原本以为这话题就这样岔过去了。没想到还是兜兜转转又绕回到她这里，她只能半开玩笑地看着他：“严重的话，我还能站在这儿和你说话吗？”

其实真的应该是很严重——一死一伤，当时那惨烈程度虽说不上是惨绝人寰，但她到现在还留有后遗症，对她而言也算是影响巨大，“后患无穷”了。

“什么时候的事啊？”

“那时候我才十五岁。哎哟，”她皱着眉头，突然勾起唇角轻笑，“真快，这都过去十年了。”

如同倾盆大雨轰然把记忆之闸给冲开，那些已经远去的事就这么汹涌地又逆袭回来，打得她遍体鳞伤，挡都挡不住。

即便现在可以回想得这样平静，但安生还是觉得自己那时候真是超乎寻常的伟大，用个不大恰当的比喻——初生牛犊不怕虎。当时不知道前路多么艰难，觉得只要有吃有喝能活下去就好了，所以可以过一天是一天。对了，你知道小学课本里那只寒号鸟吗？她就是那只寒号鸟。

那场车祸是在他们交学费的过程中发生的。

其实安生的妈妈林青青向来不管她，但那天就因为要交三千五的学费，林青青非说安生自己拿着不放心，就跟她一起带过去。不过这些钱对于他们家而言，这也确实是巨资。林青青半年前突然咳嗽，原以为只是个普通感冒，但咳嗽起来就没完没了。看病再加上平时花销，何况她又喜欢打扮，虽说对安生抠门，但在捯饬自己这个问题上却向来毫不吝啬，所以娘俩的日子可想而知。

虽说妈妈是艺兴高中的音乐老师，但这所高中完全是铁面无情，她的学费书费也从来没免过，顶多补习费可以少交一部分。如果非要说这份职业能给安生家带来什么好处，那就是离家近了。他们住在学校家属院，与教学区就隔着一条窄窄的马路，所以平日安生上学特别方便。

可就是这条安生自觉闭着眼也能摸黑走过去的马路，让她们这辈子都出了问题。

其实已经快要到了，她都嗅到了学校门口烤地瓜的香味，可身后突然响起一声尖厉的刹车声，紧接着便是林青青撕心裂肺的一声“安生”。她蓦地回头，还没反应过来，只觉得身体被整个一扯。林青青劲儿小，平时连煤气罐都搬不动。打从她上了初中，家里的煤气罐就由她换了。可那时林青青却像是被大力神附体，安生被她扯得连脚都没法沾地，只觉得天旋地转，然后耳边“砰”的一声巨响，接着什么都听不见了。

安生觉得自己只是睡了一觉，甚至就像平时特别累的时候趴在桌上打了个盹儿，只要动一动就浑身酸痛。但是人人都告诉她这是昏迷了一个多星期。围在她身边的人都表情复杂，有人同情有人好像还羡慕。后来她就明白了，悲伤的是同情她小小年纪没了亲妈，林青青为了救她，在这场车祸里没抢救过来，命归西天；而羡慕的则是她没了亲娘，但蹦出来一个厉害亲戚——安景良。

从她醒来后的第一天起，安景良便趴在她床边：“安生啊，”他细细地抚摸着她的头发，目光像是要钻进她的眼睛里，“我是你大伯，你知不知道？”

她呆呆地看着他。

“安同学，还不快叫大伯？你们瞧啊，这孩子怎么像脑子撞傻了似的，一醒来就只会木着张脸。”看她没有反应，旁边站着的黑色西装男突然走过来，冲着她后脑勺就是一戳，“你看你命多好。安总听说有你的消息，眼看着就要去慕尼黑谈判去了，赶紧又转了回来，在这儿不眠不休地守了你三四天。”

安生被他戳得脑袋一晃，但目光还是没变，那样子就像是被撞蒙了，连眼珠都是死瞪着不动。

“行了安总，眼下她也醒来了，您也赶紧去休息一下。我看这孩子早着呢，姑计得花点时间缓缓。”那人劝了安景良半天，又转头向安生看过来，目光鄙夷冷漠，“就凭老四对你做出那样的事情，他现在死了倒利索了，你却还得替他养孩子。就这孩子，你……”

“当着孩子面你说这些干什么？”安景良突然站起身，“都是些过去的事情。”

“安总，我……”

“大人是大人，小孩是小孩，不管怎么说，这都是我们安家的血脉。我能这样做，”安景良回身，语气平直道，“希望你们也闭上嘴。”

安景良这样说，那些人也只能噤声，不再说话。

而他重又面对她，俯身低头下来：“安生，你想吃什么？我让人给你做。”

平心而论，那时安景良对她好得实在是没话说。

但他好像很忙，通常是刚要和她对话的时候手机就响了，或者就有人捧着笔记本电脑让他看什么文件，所以他们交流的时间很少。倒是护士小姐一个个超级八卦：“小安啊，你可是好命啦。你不知道你这个大伯对你多么好。你刚被送来的时候医疗费都成问题，但你大伯阔绰啊，一下就给医院存了二十万！还从北京调来了专家专门给你会诊！你这边刚定下做手术，人家第二天上午就赶到了。”

这些话其实她都没听明白，但那个数字可听清楚了：“二十万？”

“是啊是啊，这还只是药费，不算手术费，”护士拼命点头，“人家说了，他不要好的，就要贵的！什么药贵就往你身上用什么药！这话说得，贵的药不就是好的药吗？”

因为三千五的学费差点把命都搭上，这“二十万”带给她的震撼可想而知。

后来才知道吓人的事还在后面，她这腿原来是要截肢的，都快撞成面儿了，可安景良怎么都不肯，说不能牺牲她这个侄女，力催北京专家商讨出了个置换假体的方案，再后来，连假体都不用置换了，直接请来德国专家做了手术。

再有效的手术效果也不如原先了，于是医生再三嘱咐，以后她活动要务必小心，因为这骨头再也不耐第二次折腾了。

大伯安景良对她无微不至，即使她撞到的不是手，也天天亲自喂饭。这原本就是VIP病房，让他给弄得整个一高档酒店的配置。她有一支专门为她服务的护士队伍，只要稍微使个眼色就会立即有护士前来问她要做什么，是想吃喝还是想上厕所。

“哇，”讲到这里，小邓突然叫起来，“安姐，我也想要个这样的大伯。”

“你瞧，”安生微微地笑，“当时病房里的护士也都是你这样的反应。”

“真的，这何止是大伯，这比亲爹还好啊，这就是……”

“你怎么知道这不是亲爹？”

小邓呆住了。

那天，安景良又是匆匆从外面赶回来，问护士一通她吃喝拉撒的情况后，细心问她恢复得怎样了，她点点头。他又问她还痛不痛，她还是点头，后来又问她想吃什么，她说不用。

其实虽然喊他大伯，但是住院的这段时间里，两个人交流很少。安景良来来回回太忙，而后来他也该知道了，安生不是个喜欢多说话的人。

但当初他们还算生疏，谁都不了解谁。几番问话下来，安景良终于没忍住，他微眯着眼，目光复杂，仿佛在研究，但又好像有些生气。这样的眼神让她有些心惊：“我……”

“安生，”安景良紧紧地盯着她，“你是不是想说些什么？”

她摇头之后又点头。

“你想说什么都可以。”

“那大……大伯。”话已经说到这里，她干脆扯了扯唇，挤出个笑容来，“那个老四为什么要扔下我？”

这已经是她想问很久的问题了，从第一天相认，他让她喊“大伯”这两个字开始。

安景良瞳子一缩，目光警惕，谨慎得仿佛是瞬间遭受了袭击的野兽。但很快他就放松下来，左手一下下地抚摸着茶杯上精美的纹路，平声道：“安生，你是不是已经知道了？”还没等她说，他又问，“什么时候知道的？”

她抿了抿唇：“我其实看过你的照片。”话落，她侧身看向后面的橱柜，“我书包还在不在？”

“在。”安景良起身拿过来。

她拿过包，在里面的夹层里掏啊掏，最后翻出一个卡片夹，夹子里有她的学生证。她又在学生证下面抠了半天，终于取出一张照片——

与其说是照片，其实就是一张硬纸片。上面是一个证件照，只不过是画上去的——

那是年轻时的安景良。虽时光飞逝他已苍老许多，但眉眼大体轮廓还如以前的模样。

“你的这张照片被妈妈放在一个放卫生巾的纸盒里，有一次我收拾卫生看到了，妈妈特别生气，当时就撕掉了。但那时候我就知道你肯定是我爸爸。”她摸着那照片，又笑，“可撕掉有什么关系呢？我画下来了。你看，”她把那纸片递给他，“还是挺像的吧？”

她语气平常，但眼神特别诚恳。安景良眼睛一闭，像是下了莫大的勇气：“是。”他一把将她揽入怀中，“你是我的亲生女儿。”

她挣了一下但没挣开，因为安景良胳膊用力，抱得更紧。

安生现在还记得自己当初的反应——眼泪接着就流下来了。

“什么？这安景良是你的亲爹？不是你大伯？”小邓又叫，“那他为什么要当你大伯？不不不，等等，让我想想……”小邓拍了下脑袋，“安

景良三个字听起来怎么这么耳熟呢？安……景良……良信集团，和以前良信集团的总裁重名，是不是？”

“不是重名。”安生摇了摇头，就在小邓要松口气的时候，却见她又一笑，“根本就是他。”

“什么叫就是他？”眼看着她点头，小邓这下不光是叫了，“噌”地一下站起来，“什么？那你的意思是，你是良信总裁的女儿？”

“我说是，你信吗？”

良信集团，这是个放在现在只是个历史，但是放在五年前，只要一说这几个字便完全能登上新闻头条的地方。

二

人都说现在的丰臣公司有俩怪胎，哑巴和娘炮。

哑巴就是指安生，满打满算，她来公司已经有八个月了。丰臣公司虽不是什么五百强大企业，也算是有头有脸的，平时除了招聘季极少有新员工加入。但安生不同，八个月前的某一天她被丰臣老总带进了财务部的办公室，从此在这安家落户。

作为空降兵，大家自然对安生平颇多好奇，但后来发现了这家伙是最好接触但也是最冷的一个，说她好接触，是她对任何人都笑眯眯的，简直就是有求必应，有时候明摆着是要她吃亏的事她也满口答应下来，比如曾帮人连续顶了三天夜班最后反而被人记了缺勤。说她冷，是因为她“从不合群”，平时公司里有Party或聚餐之类的从不参加。年轻同事吵吵嚷嚷的，多少会说些你家、我家的什么事，她也不说。安生你家是干什么的啊？问多了，她顶多笑，开小卖铺的吧。

而这样待久了，很多人就会在背后猜测安生家不会是犯罪分子吧，什么杀人放火之类的才能这样说不出口。即使这样的话传到安生耳里，她还照样是一笑置之，就和没听到似的。

而娘炮，说的就是眼前这个小邓了。

说实话，小邓的名字就十分娘炮，一个男的，叫什么不好，偏偏叫邓雨柔。再加上声音细细的，娘炮的外号简直就是“名副其实”。

但小邓绝不“人如其名”，在做事上还是很有爷们风范的。当时也正是因为这个，两个人有了第一次邦交。那时安生是个软柿子，连刚来公司一个星期的男人都敢指使她订盒饭、拖地，干一切杂活，眼看着后来换十斤的矿泉水桶都让她做，一直静观事态发展的邓雨柔终于忍不住，上去就把空矿泉水桶往那人身上砸。

后来邓雨柔最常说的一句话就是：“怕什么，以后老娘罩你。”

反正本来也是公司里的俩异类。从此他俩便成为了“黄金搭档”。

“要早知道你出身豪门，我罩你干什么啊，”邓雨柔唉声叹气，“你也真是，这样深藏不露，你该罩着我才是。你还说你家是开小卖铺的……”

“良信那超市可不就是大号的小卖铺吗？”

“对，”邓雨柔的语气很酸，“你家这小卖铺都开到韩国去了，还……”

安生瞥他一眼：“你还想不想听了？”

“想想。”他又立即哈巴狗似的凑上来，“对了，我能不能先问个问题，你妈就没和你说过你爸是谁？”

安生摇头。

何止没说，在她家里，这个话题简直就是个禁忌。

别人都有爸爸，唯独她没有。安生小时候也问过这事，爸爸到底去哪儿了。其他家长大概都会说爸爸出公差啦、去天堂啦等略有掩饰的话。但林青青没有，她从来都是面无表情、单刀直入地对她说：“找你爹干啥，你爹不知道在哪个女人家的床上正舒坦呢。”如果她再追问一句，林青青就会皱紧眉头，烦躁严厉地凶她：“我是缺你吃还是少你喝了，你非要找那个爹干什么？想找爹是不是？”她猛地推她一把，“那你去找好了。”

事实上，对父亲的最近一次认识还是在她三年级差不多生日的时候。家属院孩子很多，安生一向不惹什么事，但却“树敌无数”，再加上个子小不爱说话，是公认的窝囊和好欺负，谁都能捏两把。她忘记那次是因为什么事和别的小孩吵起来了，本来小孩吵闹便是常有的事，但那次吵到

家长都出动了。当隔壁单元楼的沈希然替她出头的时候，被他妈硬拖了回去：“本来就是有妈生、没爹养的玩意儿，指不定身上还带着什么脏病呢。你替她出头干什么？”

这句话令她记忆至深。但因为之前被人说过太多次，她倒也没觉得什么。反倒是林青青一把将她拽到身后，指着那女人的鼻子一字一句道：“你再给我说一遍。”

安生现在还记得那女人一声嗤笑：“我再说一遍你能怎么着我？这孩子就是有妈生没爹要！你敢让她爹要她吗？”她声音放低了些，“我就不信王校长敢认你这孩子！”

林青青长得漂亮，但几乎不笑也不与人交往。因此院里都说她是冷美人。而院里更为流传的说法是，她和这所高中的一把手王校长有一腿。因为后者给予她们许多“特殊照顾”。

接下来，安生见到这辈子她妈妈最奇妙的笑容，非常漂亮，但又有些诡异，仿佛还有些趾高气扬。“你以为她爸爸是王焕臣那老头子？他倒是想得美！你瞧瞧他那老样，能生出这个漂亮胚子吗？”林青青一把拽过她来，眯眼高挑唇角，“她爹可比他厉害一万倍。”

这是安生记忆里，林青青第一次这么直白地提起她父亲，当然，也是第一次说她“漂亮”。因为整个人白且瘦，林青青时常会端详着她，说也不知道自己怎么倒了大霉，这才生出她这么个“干尸”出来。后来回家，林青青照着她就是一脚，她喜欢穿高跟鞋，这次的鞋跟又细又长，踹得她直接撞到了对面墙上，那瞬间骨头仿佛是被硬生生撞裂了，半天都没起来。最后还是林青青又一把提起她：“你傻啊，他们那么说你，你还不还手？打啊！甭管挠还是抓，再不济咬也行，只要是不弄死人，反正怎么狠给我怎么来！”她紧紧拽着她胳膊，力气大得像是要嵌到她的肉里，“我告诉你，你爸厉害着呢，比他们任何一个人的爸爸都厉害。所以你给我硬气些，少给他丢人现眼。”

而那天她也不知道怎么有了胆量，梗着脖子问她：“那你什么时候带我去见爸？”

“你急个屁。”林青青叼起支烟，背过身去拿打火机点火，然后心满意足地吞云吐雾，“等你有了男人的时候。”

“这么说，你见你爹的日子倒是提前了？”邓雨柔又插嘴，“这不还没结婚就碰到了？”

安生提起包就要走。

“行行行，安姐，安阿姨，安祖宗……我错了行不行？我保证不插话了，你慢慢说。”邓雨柔举起双手作投降状，“你快坐下说。”

“我……”

“不，我还是想插一句。”看安生又皱眉，邓雨柔央求似的，傻兮兮地笑，“就一句嘛。”

“说。”

“这个小时候与你玩得很好的沈希然，是故事中的第一男主角？”

安生眼睛微眨：“算男二吧。”

“那男一是谁？”

“厉雅江。你把这三个字给记住了，”她笑，眼睛突然看向远方，外面雨下得依然很大，砸在铁板上啪啦啪啦响，像是要把那块铁皮穿破一样，“接下来，他的出镜率会很高。”

“那……”

“故事很长，给你五次提问的机会。再多一次，”安生笑咪咪的，“我起来就走。”

邓雨柔立即捂住嘴巴。

事实上，安生第一次知道“厉雅江”，是从安景良的嘴里。

在和她不太多的谈话里，安景良嘴里最常溜出两个名字，一个是安诺，一个是厉雅江。当时她住了快半年的医院，主治大夫终于恩准她下周就能出院了。安景良在接她回家之前再三嘱咐她要搞好关系，她起初还以为家里会有个后妈不太好相处，后来才知道家里根本没后妈，而是有个姐姐。

姐姐安诺比她大一岁，安生想，能难相处到哪里去？但后来才知道，真是大大低估了这个问题。

出院的日子到了，原本打算接她出院的安景良却没来。

她一切都准备好了，就坐在床上等。看着她要出院了，一直提着心照顾她的护士终于大起胆子来，要知道她们真是提着心，安景良为了确保

她得到最好的照顾，还史无前例地在病房安了两个摄像头，全面监控护士们的服务情况。有一次她无意中提到了某个护士姐姐晚了半个小时给她吃药，当天下午这个护士就不见了。

而安景良非常轻描淡写，高薪雇用，不尽心的人就没必要留着。

护士们在那儿有一嘴没一嘴地聊天，当然还是在说着安家的八卦。她当时突然想喝水，见暖水瓶就在柜子边，便自己伸手去摸。这也就刚蹭到个边，身边的护士就大叫：“你想干什么？”

本来还没事的，这么一叫把她吓得胳膊一软，直直地往床边歪去，整个身子直接往暖瓶那一杵。耳边都是护士们惊讶的惨叫声，当时她想这可坏了，就算不被烫死也得毁容。可只觉得胳膊一阵痛，那感觉就像是被带尖角的石头狠狠地给顶了一下。紧接着便是一声闷哼，但不是她发出来的——她花了十多秒钟才发现这不是她发出的，因为那声音更沉更低。

“你……哎，”他咬着牙，又是一声吸气，“你还不起来？”

她低下头，正对上那双狭长幽深的眼睛——

这正是她第一次看到厉雅江。

但仅这一眼，瞳子里就像是被镶了颗钉子一样，再也没拔出来。

当时她心里一慌，想赶紧直起身，可只动了一下又被他给按住了：

“别！你先别动！”厉雅江偏头看向护士，“你们都愣着干什么，还不赶紧把她扶起来！”

他这么说，那些护士这才像是刚被解冻一样七手八脚地过来帮忙。厉雅江原本是半跪着，用胳膊支撑着她整个倾斜的身体。“你们慢点……”眼见着她整个人被护士架住，他才一点点地抽力，慢慢起身，先是拍了拍膝盖上的尘土，随即又盯向他们，“看一下她有没有引起别的伤。”

“我没……”

“把暖瓶放在床边这么近，你们却都在聊天。真行啊，”厉雅江勾了下唇，目光也轻飘飘地掠过来，眼里竟有一种与年龄毫不相称的冷，“我们这钱是这么好赚的？”

他这样一说，护士们一个个脸色都暗下来，分辩道：“我们是刚把暖瓶放在那儿，我们其实……”

“仔细检查一下。就刚才那个情况，”打断护士的话，他眉头更紧，